林下筆記

林下筆記卷之三十三

華東玉糝編目錄 一

翁氏蘇齋之稱
晋十四帖
李北海書大照禪師碑
趙文敏筆評
魏國管夫人帖
樂志論天馬賦帖
東坡像
毗陵先生
東坡集註
天冠山帖刓字

書宅雅集
岳綠春蕙蘭圖
完璧帖
嵩綠草
劉松年畫卷
七佛偈
二指大端硯
螺墳
金鳳染指
婦人拜

方言
明月去月之稱
忌日忌月
避諱
生壙
合葬
改葬
神道
墓誌銘
碑表誌銘之別

隸書始於程邈
遠照老人隸書
翁覃溪藴氏補注
子午泉
来霞閣
休谷題額
嘉隆玉佩詩
眉叟玉鷺

林下筆記卷之三十三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華東玉糝編

日得一葉附之編尾乃續錄古今詩話及書畫諸譜之所剩竊者棄之可惜與東人語雜而書之作爲二編亦可謂華東玉糝也

康熙御硯銘

康熙御銘松花石硯其銘曰壽古而質潤色綠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寶也十八字楷書小璽文曰康熙宸翰此硯曾見汚於翠雲樓中終歸于養研山房

烏雲帖

天際烏雲帖云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絶君謨真迹也約綽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别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與金釵露指尖萬斛閑愁何日盡一分真態更難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查初白蘓詩補註以為過濰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云余見唐人筆記抄而錄之以備考訂

牛溪先生真迹帖

牛溪先生記鄭學官希繩言曰五月三日鄭君訪我
永慕西谷山家言我家臧獲在谷山西面顚寧坊島
音洞夙聞深山絶境可以避世亂生之初自京城奉
慈親與兄弟妻孥往赴之至則奴迎拜掃正堂以居
之凡留三箇月供奉無倦色觀其地在深山長谷絶
遠之域但有奴家三五舍覆以板子四山高峻穹林
蔽日石泉甘冽蔬菜甚饒焚山種粟豆菽富足閱月
經時外人不至世間音信聲響斷絶眞所謂人間無
路訪安危者也倭賊所至四面皆至數百里外雖舉
國鼎沸兵燹滔天閉戶安眠不知有何事也然地高

而寒洞僻而深君子居之亦近於同岸島數正宜今日避亂之所而商嶺王官不厭其深者也谷山郡西三十里有村曰明媚山川灑落洞府寬閒大溪橫流其中土沃而人稀有民亦七家當卜居其地有兵火則入島音避之可以全身遠害於斯世也余聞其言不覺慨然書于此而時閱之以寓遐思焉鄭君名象武字希繩能文善書頗備而志大決非俗流之趨利者余深喜之而不能款悟以和其學也癸巳五月十三日書于遂安之民舍渾志此帖少時曾一寓目於

養硏山房

甋翁瓷碑

姜甋菴尚書童子時於宅邊掘地得甆碑一面青字李白桃李園序不知誰書也至今子孫秘寶

石墨書樓

翁文達石墨書樓有名於中州昔覃溪老人有歐陽率更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即洛陽范氏書樓中石本此爲歐書之天下第一烜爀迹也因以石墨爲書樓之名而繪范氏書樓圖圖成又五年始得保安寺街小樓三楹而居之又刻一印此爲石墨書樓印之本末也

崇寧鏡

長湍人發古塚得甕兕崇寧錢銅鏡錢隨手即壞鏡作徐卯翁明輔所度圓徑三寸有奇背鑄盤龍面微凸正古所稱衛家騎形鏡耳綠斑透出膚理隱見可知為入土千年物可懸此為鑒定古銅之玉尺也

八角鏡

金尚古堂孫魯鍾蘗見泰仁君萬鍾於長湍山中治壙得古人殉物宋錢數百枚皆元豐通寶即所謂青苗錢也八角鏡一面銘曰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鑒人面清如明奇物也古人多以如字作而用

高麗金驤梅檀品帶

麗太祖二十年金溥獻玉帶大十圍六十二銙即眞平王所謂聖帝王帶也世為國之鎭寶垂四百年獻之福州今安東地恭愍王避紅頭亂于此以所御荔支金帶藏之太師廟鄉吏為戶長者帶之此古帶之所由也金驤梅檀帶刻雲龍象極精巧銙背有款曰王氏元年秋七月宮人尹英花十二字此帶自大內賜錦城尉朴明源尚和平翁主者也

帶鞓

御玉帶鞓紅色點花則素玉帶用青鞓世子亦玉帶

而紫鞓也朝臣〻添色鞓或青色近日侈風太盛各務其新有紫色為鞓者久不見春容服章故也宋時一朝士以紅為鞓御史論奏以此觀之天子亦用紅鞓可知也

御前樂

梨園樂其曲不一動駕殿座時鼓吹與民樂內殿靈山會像世子宮步虛詞而與民樂步虛詞私家不得奏之所謂俗樂靈山會像與細靈山而念佛 令路曲令恒用於路上軍樂惟武安之樂公私通用至於雅樂俱從樂章而奏之廟樂也

崇禎宮人屈氏琵琶

屈氏穎州良家子幼選侍長秋殿崇禎末李自成陷京師屈氏逃匿民間及自成敗屈氏爲清九王所獲常置軍中我昭顯世子質于瀋以屈氏隷爲竟從至國屬萬壽殿事莊烈王妃屈氏善琵琶又能擽翕歘指使無不如意有子弟進春者並傳法孝廟嘗詢磬制於屈氏令士大夫聲制出自屈氏屈氏常泫然北望年七十餘將死語其人曰幸埋我西郊路不忘首邱也肅廟命廣平田氏主屈氏祀歲給奈嘛田氏亦明朝尚書應揚之後云其嘗所御琵琶紫檀槽文理

盤盧光鑒毛髮後人乃為淘井之具姜若山得之謂
律大有靁輥之美余從若山一番玩賞洽洽有屈氏
哀怨之聲

拋毬樂

平壤樂府牡丹妙於歌曲令拋毬樂旋鄭歌曲猶傳
牡丹音調

舞鼓

舞鼓古無歌詞正廟時始有御製一西月上鷄鳴即
其詞也黃州有此曲余見關北有舞鼓致詞曰阿弄
多弄欲少年即太祖大王幸咸興御製云

江南鼉鼓

杏村水漲有人於水面撈得一鼓細釘而縣漆形製極古雅腹中如有金聲打之殆若武夷幔亭會劉小禽之坎鈴鼓也燕中亦無此製必是江以南古器也

常布製進極聯

正宗甲寅命申緯撰書香閣極聯又命竹石徐閣學書進以常布年少得與是命以爲平生榮

日本乞書東人

日本永源菴僧適銓越海萬里重譯乞書藏室碑于蒼研老人其文畧曰本師釋迦牟尼世尊自鹿野苑

至跋提河演說妙法開示聾迷四十九年不說之說曰修多羅藏曰阿毘曇藏曰毘尼藏及與諸大菩薩諸大羅漢震朝諸大祖師之撰述語錄入藏者總曰之一切經然傳于本朝者有趙宋版有胡元版有朱明版有高麗版而宋元明各多舛誤獨高麗最勝寛文年間鐵眼禪師翻刻明本於黃蘗山爾來儔儔得置藏室箇箇得看聖教鐵眼爲人之功偉矣天保七年歲次丙申二月二十二日洛陽建仁三百四十七世永源菴守塔懸衲則堂復通銓撰朝鮮吏曹判中締書余曾見此本白絹畫朱絲闌楷字書之

金門墨緣

養硏老人語余曰吾入銀臺自視黃面老子不堪作顧影少年態猶幸與秋史内翰興會日繁秋史每有名茶新瀹命侍童挈一甌至一日送茶少焉秋史亦來袖示漱金小箋工有詩吾曰君詩思斂妙在一煎茶頃秋史笑曰果在扇罏間得甫又從秋史見近刻劉松嵐詩集小卷首有覃序者仍與商略詩求杜法之旨閒携致敬藏快雪堂帖覃書對子一聯孤雲處士王振鵬若溪高隱圖一軸右三種書畫對榻審定以證金門墨緣秋史又爲吾出佳紙丈餘濃堆墨作碧

蘆舫錄篇傑然可畏院中老吏見吾兩人職務旁午中翰墨商訂瞠乎以爲初見後余直秘閣因公上銀臺李石農鍾愚懇請五色冷金紙揮灑楷行余健步玩之斗想老人之言也

尹忠愍碑一段

趙浦渚翼撰尹忠愍廷俊碑曰鰲城李相國北遷戀闕作歌十餘章公盡傳其聲使婢妾唱之或自歌之其戚兄安詮李甯瞻容也因酒會聞其歌曰君何敢教兒女曲耶公曰兄知廣昌哉慕鰲城各其志也又命歌之詮懟起去廣昌甯瞻封爵也癸亥後立懂於

适變與豈潤李莒州死於清兵相類後患懸之孫與莒州孫相遇於田子恭舊墟何其慷慨也

翁氏藕齋之稱

世稱覃溪爲東坡後身嘗得天際烏雲帖真迹顏其室曰藕齋有藕齋黑緣印星原有半生一癖儂是多情之小印又有僕本恨人之語星原自榜其居曰星秋霞碧之齋行住坐卧用表不忘欲兼三友之益於一身又刻印章星星原也秋秋史也霞紫霞也碧碧貞碧柳最寬善書者也

晉十四帖

晉十四帖米老得見於太師李瑋第太宗皇帝借摹閣帖但取郗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謝安謝萬共十三帖皆不取摹此見於白雲居米帖謝太傅書跋

李北海書大照禪師碑

北海書李元秀碑舊拓殘額一橫一圓礎王文半礎一氏五石三百四十七字嘉慶乙丑夏北平翁方綱手摹毗陵胡遜校勘此本又北海書大照禪師碑康熙乙亥懋勤殿摹勒上石吾東尚書所藏

趙文敏筆評

趙文敏書太湖石贊洗馬圖詩董玄宰跋曰此趙文
敏學顔公送蔡明遠叙兼米海岳用筆可寶也於七
觀帖表文清蘇傲枝生七發作七觀王眉叟衍儀漢
詔眞蹟帖跋云子昂小楷尤入妙品初師姜夔次學
褚登善鍾紹京晩入二王之室白兎鶻賦字體與公
他書逈異具眼者當辨之公賦序云白兎鶻翎翮皓
潔白雪同皎凡三籠而毛羽變赤光彩豔爽勇鷙加
於疇昔虞伯生云公書赤壁賦時年三十八恭不草
云白鶻賦是公晩年筆中最上乘又書千字文紫霞
題其後曰第一公書烜爀蹟無如赤壁與千文赤壁

工摹猶可及千文渾脫化春雲諸帖余皆寓目而敝度有赤壁賦一帖千字文未及購甚恨

魏國管夫人帖

有竹環居不暫撇長年吟弄似傷廉可憐萬尾鸞翎濕向晚瀟瀟雨一簾閑枝當路色蒼茫新竹過於舊竹長更待春風錦綳脫進進公鳳舞朝陽萬卷詩書壓家牀不知身與世相忘更憐家有千竿竹正可開軒納晚涼道昇有趙管二字安家書和南拜覆本師中峯大和尚女弟子魏國夫人管氏道昇謹封道昇和南拜覆本師中峯大和尚法座前承賜書如見頂

相且知道體安穩不勝慰悉喜又蒙頒賜香珠領次无增感佩戊午十月十一日女弟道昇和南拜覆鈐以魏國夫人趙管六字印

樂志論天馬賦帖

此帖趙仲光奕書也帖尾有王文成守仁跋云趙文敏以宋宗室王孫屈身異姓雖書法淩轢魏晉而氣骨不無少減仲光志趣高尚終于隱遯有古逸民之風爲宜其書別具瀟灑出塵之概觀者但因爲淵源文敏似非定評余有慨乎文成之因一書致軒輊人父子之太刻深也況可發之於其子書跋耶兩帖皆

在余度兩天馬帖无不俗

東坡像

趙文敏小楷赤壁賦字僅如蠅頭系以長公小像右顴有痣與公詩集中所傳摹松雪本又異也舊吳彭年言兩見文敏作東坡像一書定惠院海棠詩於上云則此又在赤壁本之外矣尾有甲子十二月十九日蘇齋題嵩陽帖後時有幻脫蘇齋拜像詩七字則公之真像不在顴痣之有無也是日拜真像詩又有昔也蘭燭生金之末野雲之句則蘇齋拜像之本乃是野雲之筆而亦出於趙本也可以審矣覃溪摸東

坡笠屐圖臘十九東坡生朝以帷石供紫霞又移摸在余書樓原本流落東國余一見於洪葯玉書齋今不知下落而上有翁詩語絕寶也石刻本亦在余處東坡自贊曰心是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我平生功業黃州儋州惠州董其昌書也

毗陵先生

宣和間禁蘇氏文字學者私記其書曰毗陵先生中州好東國者目謂之學朝鮮作物書畫皆東人作翁氏稱師於蘇氏而紫霞秋史稱以蘇齋亭子凡學唐者若中州之學朝鮮毗陵之學遠暨東方也

東坡集註

余所藏東坡文字舊有全集王註施註查註四種又
得覃溪補註及海外集二種茲集之聚殆無遺王氏
志趙夔舊序此書分五十門金華呂氏省為三十二
門王氏因之查慎行云舊有八注十注補後者有唐
庚趙夔等注乾道末御製序刊行紹興中有吳興沈
氏注見吳興備志經籍中漳州黃學臯補注見王楙
宣閱大記藝文類中今皆不傳又有渭南集施司諫
注蘇詩序施注邵子湘施注例言云複出則刪有語
未複出而於文義兇厖者亦從刊坡門酬唱集二十

三卷宋邵浩編所錄皆黃秦晁張陳李與坡公兄弟
唱和之詩同題共韻可以互考其用意比較其工拙
覃溪補註第二卷附錄東坡天際烏雲合帖真跡按
熙寧甲寅坡公往來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之
作其次章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公
自註杭人以放鴿為太守壽此不欲明言而託之放
鴿文字之狡獪也鴿無雪衣之號故王注必援天寶
中白鸚鵡事以明其為借用且鴿非僅白色亦非雪
衣字所能該得也注家但知其借用雪衣鸚鵡而不
知其實指此雪衣女也陳述古和韻云緱笙一笛人

何在遠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别處鳥啼花落客沾衣語意更明海外集樊潛菴莅瓊臨時刻自云意之所到輒有品題諸公以俗吏貫之

天冠山帖刊字

趙文敏手蹟帖自跋云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將刻石山中為作世廿八首延祐二年十月廿四日松雪道人陝刻本跋云余作游天冠山見佳境興發偶咏鄙句付主院者越四年楚成巨冊懷重書故有走筆子昂

紫霞手選七律斷始以杜文貞白文公李義山蘇文忠陸劍南元遺山虞文靖錢虞山王文簡翁北平十家質之於秋史秋史曰虞山則濫矣杜樊川黃文節朱竹坨皆不可闕公於詩道篤信秋史故爲以十二家鑑正

雜書詩

紫霞雜書詩曰才智聰明一樣家榮枯冷煖太參差天於趙孟家偏賦豈盡生中及甫耶其二曰病我蘇國豈無由我亦不眠不食求錢與兩班而已矣噫非一朝一夕憂其三曰貴遠好新非細憂侈風成習速

於鄭鮮紗朝服羊毛席一二十年前有不具四曰吏

晋之居室相同圖書玩好暎房櫳豈緑雅尚能移俗

都是陵夷遂變風公之所著五十篇只錄四首

中古善傳神者

李命基金弘道金健鍾須人李八龍以余所見其法

最妙而燕人汪載青畫草溪像用東國衣冠而其顏

彷彿制度不媚苗劉石齡題濂洋禪悅圖詩自註云

聞諸錢亮工說曾見東坡像極相似果古人勝於今

人也

蕭尚書貢言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皆宋儒難以本朝文派論故斷自蔡正甫為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趙閑閑又次之

元遺山詩

小石帆亭著錄漁洋先生追摹元遺山只在鶴山寒食一句遺山兄敏之詩自註云先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

古東尚書絳帖

古東李公翊會所藏絳帖十二卷淳化五年歲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師朝奉聖旨摹勒上石其最著曰蔡

平咸誕楚文曰漢議郎蔡邕隸其文有定策帷幕循
安社稷之勳十字曰晉右將軍蘭亭二本頭甌方帖
曰黃庭經後見趙文敏黃素黃庭字無淡古虛和之
味曰王獻之洛神賦較肴長曰卞氏武古堂殘本洛
神賦有董跋此本頗覺肥失真曰大令辟案行書桓
山碑殘字跋云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右王大令殘碑
六字梁天福元年雒陽脩城得之土中考其事蓋是
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事此碑碎裂不全止存
此六字耳而大令之名巋然獨完以故人始寶之不
爾亦同瓦礫灰燼非神物護持曷至是耶余恐其久

而失傳因壽之於石以公諸同好者駙馬都尉潘師
朝記曰唐長史張旭草書曰齊更合歐陽詢筆訣按
副車帖最多傳偽軒帖考引書士晁語二十卷訛作
十二遂致為作絳帖者稱十二卷此帖卷卷有項墨
林印余少時蔡隸十字以竹尾篆刻流入大內今不
知下落古東稱余隸為正道無受去典重文字

夢詩足成

蒼研老人辛卯夏晝寢夢游仙扃得句云綠陰如水
鬱膚滑芳草和煙燕影消覺來足成一詩書贈余尚
在篋中其詩曰人生何處不無聊最是難憑夢境遙

仙子過頭青玉杖拉余携手畫欄橋綠陰如水鶯聲滑芳草和煙燕影消短句分明猶在記箇初茶半雨瀟瀟

東人論詩

李奎報白雲小說崔致遠入唐登第有破荒之功故東方學者皆以為宗其詩有崑崙東走五山碧星宿北流一水黃之句同年顧雲曰此句即一輿地誌學士朴仁範參政朴寅亮亦以詩鳴海內東方文獻之通中國自三子始焉朴參政詩曰門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碁白日閑頗佳

李益齋為忠宣王重從王居上國最久故得與元四學士遊處視易聽新磨厲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予奉使川蜀從王吳會往返萬餘里闊博絕特之觀包括無餘蹤蕩其奇氣歛而東歸閟學之士仰之如泰山去其靡陋稍返爾雅皆先生之化也

嘗讀西京古今題詠只有二絶唱牧隱長嘯倚風磴山青江自流鄭知常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綠波此二詩而已我朝遂無繼響者

鄭圃隱先生非徒理學節義冠一世文章亦豪放奇島梅窓春色早板屋雨聲多即先生一篇也

許筠惺叟詩話金陽若九容詩甚淸贍收老素籍下
筆如雲煙者是已嘗奉使入京其咨文馬五千匹誤
塡以五千匹高皇帝命流大理公詩曰死生由命奈何
天東望扶桑路渺然良馬五千何日到桃花關外草
芊芊過武昌又有大別山青日已斜之句
讓寧大君初立爲世子永樂五年朝京師文皇帝親
手慰諭之稱曰賢王子親製五言詩以賜世宗生有
聖德百姓歸心爲讓寧心知之佯狂逃去以讓之一
時擬之泰伯虞仲自少能文章陽若不知書者雖太
宗亦不知題僧卷有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爲燈獨

有孫蓮下惟存塔一層雖号命風騷者未必過之
朱溪君深源燕山時為任士洪構誣與二子並見害
中廟時特贈一品旌閭公子非但解理學亦能綴詩
雨後晚望曰一犂春雨杏花殘處處人耕白水間獨
立蒼茫江海上不勝惆悵望三山鳴陽正賢孫以禮
律身而瀟灑出塵其秋日詩曰白露園林淨高風草
木衰霞杯疏竹葉汲井煮桑枝落日鴈橫塞秋窓虫
吐絲誰憐貧病客長咏楚人詞
晦齋有長對青山不賦詩之句又曰待得初清真氣
養一身還是一唐虞非操觚家所及

退溪先生來青松不諧得除丹山郡有詩曰青松白鶴元無分碧水丹山儘有緣鍊光亭詩有空中明月近堪梯

惺叟詩話英陵朝人才輩出一時文章鉅公甚多惟徐四佳詩膏容富麗如遊蜂飛不定閑鴨睡相依大有佳處金春澤北軒雜志古語云詩能窮人然宰相口氣與寒士絶異鄭林塘身作太平宰相時國家北路戰亡處賜祭林塘詩曰聖朝枯骨亦沾恩香火年年降塞門祭罷上壇雷雨定白雲如海滿前村題甚悽楚而語却富麗東天輅五山說林孫勿齋舜孝

有才學成廟甚重之嘗引接賜酒醉甚上問曰卿能
作詩乎對曰惟命上以張良命題呼韻舜孝應口對
曰奇謀不遂浪沙中杖劒歸來相沛公偕箸已能成
漢業分茅却自讓齊封平生習畧傳黃石末路心期
付赤松堪恨韓彭竟葅醢功成勇退是英雄上大說
命一宮人彈琵琶而歌之舜孝醉倒不能起上解藍
錦帖裡覆之君臣眷遇之隆曠絶千古魚叔權稗官
雜記樂籍上林春以琴擅一時中三魁贈以詩曰第
五橋頭楊柳斜晩來風日轉清和緗簾十二人如玉
青瑣詞臣信馬過春旣老倩畫師李上佐寫此詩為

圖遍乞縉紳題詠鄭林塘金慕齋皆有詩惺叟詩話
佔俾齋神勒寺詩上方鍾動麗龍舞萬壑風生鐵鳳
翔之句沉欝嚴重此眞撐宇宙句五山說林佔俾詩
稱冠冕實非夸詡盛誦其風飄羅代盖雨蹴佛天花
則未嘗不服其放遠

我朝詩至中廟朝大成又至宣廟朝大備李容齋倡
始而朴訥齋申駱峯鄭湖陰朴挹翠並生一時足稱
千古盧穌齋黃芝川迭相代興崔白法唐而李蓀谷
闡其流崔簡易儉勁矯健自闢門户權石洲晩出而
可與容齋肩隨至如諸大家當推徐四佳爲第一而

金佔俾成虛白次之比之於唐則四佳諸公其初唐
之四傑而中宣諸名家其猶盛唐開天諸家盧蘓齋
在宣廟初最為傑然其沈鬱老健莽宕悲壯深得老
杜格力人莫能及崔簡易風格亞雄豪質殼之深厚
亞於蘓齋而鍊畫矯健或過之其警絶處聲響鏗然
如出金石非後人所及也惺叟詩話我朝詩當以李
容齋為第一沉厚和平淡雅純熟五言古詩入杜出
陳高古簡重南龍翼壺谷詩話國初以來文體專尚
東坡而翠軒忽學山谷儕流皆屈服余見翠軒詩春
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哀最是警策而兼學

黃陳也
崔孤竹慶昌白玉峯光勳李蓀谷達世所稱三唐者
唐調倡自金沖菴詩江南殘夢晝懨懨愁逐年芳日
日添鶯燕不來春又暮落花微雨下重簾最得意三
唐中蓀谷跨崔越白其詩有病客孤舟明月在老僧
深院落花多之句
金得臣終南叢志鄭湖陰有江聲忽厲月孤懸之句
或以月孤懸與江聲厲不相屬疑之許筠獨曰此老
此詩當爲壓卷以筠藻鑑豈無所解余嘗宿黃江夜
聞灘聲開戶視之落月孤懸因知湖陰老子寫景鍊

句之逼眞也

壺石詩話李鶖溪詩過於軟媚或以死楊妃臥花下爲譏如白雨滿船歸棹急數村門掩荳花秋之句眞是畫中有詩矣

權應仁松溪漫錄朴思菴宿白雲洞書氏草堂詩曰醉睡仙家覺後疑白雲平壑月沉時翛然獨出脩林外石徑筇音宿鳥知人謂宿鳥知先生五山說林尹思菴清修苦節人莫能及

天使來時石洲被選爲白衣從事宣廟徵稿以入簡易贈詩曰聞說至尊徵稿入金勝身到鳳凰池鄭松

江歌曲有將進酒調甚悲惋石洲過公墓有詩曰空
山落木雨蕭蕭相國風流此寂寥惆悵一杯難更進
昔年歌曲即今朝至今樂府并歌之亦古絕唱也
陳翰林澕與李文順齊名陳詩曰小梅零落柳僛垂
閑踏晴嵐步步遲漁店閉門人語少一江春雨碧絲
絲清警可咏李詩曰輕衫小簟臥風櫺夢覺啼鶯三
兩聲密葉翳花春後在薄雲漏日雨中明讀之悲然
語見惺叟詩話中也
壺谷言李月沙詩如水叙平鋪申象村詩如組繡五
彩柏谷問鄭東溟曰子詩於古可方何人東溟笑曰

李杜則不敢當至於高岑輩或可比肩東溟州言權

石洲之空山落木雨蕭蕭李東岳之江頭誰唱美人

詞俱是絕響權之首句如雍門琴聲忽然入耳使人

無不涕零李之末句如赤壁簫音不絕如縷猶含無

限意思也

東五山自言貼紙於萬里長城使我走馬揮筆城有

時盡而吾詩不窮矣終南義志許筠奉使入京有一

星官言青邱分野奎星晦彩文人當死筠欲自死以

當之及渡鴨江聞五山死悵然自失

東天輅以四館官為舉人代述事覺杖流北邊及北

兵使薛陞宣廟教曰車天輅雖爲罪謫予愛其才可
善視之兵使待之極致天輅恠其厚而問之兵使具
以實告天輅感泣聖主愛惜人才吁亦至矣
論詩者謂李芝峯法唐閑淡溫雅而所乏者氣力如
窓聞小雨天難曉城枕寒江地易秋之句人未易道
余見東國文章詩文俱備者李東洲若鄭礩芙蓉堂
詩權韠松京南樓詩可與並名
壺谷詩話李五峯天才鳴世晚年有才盡之嘆如天
心錯莫臨江水廟筭凄涼對夕暉等語一時儕友輩
莫敢望云耳

宣廟朝進士成汝學號雙泉自少攻詩至老不得一
命人皆惜之其警句曰雨意偏侵夢秋光欲染詩極
佳也
蘭雪軒許氏爲閨媛中第一中朝人爭購其集洪慶
臣許禎皆言蘭雪詩二三篇外皆他人作白玉樓上
樑文亦筠所撰云可笑鶴山樵談妹氏平日有夢中
詩曰碧海侵瑤海青鸞倚彩鸞芙蓉三九朶紅墮月
霜寒及至昇遐年二十七恰符三九之數脩短之定
豈可逭乎
宣廟朝以後王李摹擬之學盛行人人踏襲家家效

鼻無復各成一家之言自此詩道衰矣
壺谷詩話金柏谷湖行絕句有驢背睡餘開眼見暮雲殘雪是何山之句語韻極佳而不入於箕雅中此所謂倒海漉珠竟遺明月豈不嗟惜也
終南叢志書文章家靡不以勤而致之世傳金乖崖閉門讀書下堂見落葉始知爲秋余少魯鈍所讀倍人最喜伯夷傳讀之一億一萬三千番遂名小齋曰億萬齋去庚戌八路大歉翌年大疫都下積尸如山人戲曰今年死者與君讀書之數較此孰多
王漁洋論詩絕句淡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

時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詩即謂之清陰詩也

舊蘭亭會

英宗癸丑暮春曹松下具白石尚書而下四十三人咸集南營水閣為觴詠會有修禊帖摹宗癸亥余與諸公修續禊作屏藏于蓮檜亭

嵩陽帖

帖蔡君謨真蹟在陳述古杭州官舍後人呼為守居官閣養研老人手臨之題曰重摹紙閣十六扇又八清風五百間世謂坡書學李北海徐李海諸法皆源

於此臨本今不知在何處

見詩知人

芝樵曾使物色權晶山丞佐欲置邃中公讀一篆至未開洄須自此處疑三句遂定為晶山壽芝樵姑置復等及封蒲蔽果然晶山矣芝樵大以為快

天然如意研

天然如意研乾隆年貢物也後世中舊有方玉為庸妄人所剔秋史以前明古玉鐫天然如意字補嵌遂題曰天然如意研

白月碑厄

白月碑新羅朗空國師棲雲寺塔銘也侍郎崔仁滾撰端目禪師集金生字以周世宗元年甲寅立石在奉化縣太子山山深寺廢久無知者後因明詔使有來拓者全集一武得不堪其苦以為馬桉而辱之今所行殘字皆馬迹余有舊拓本中宛丘深得其法逝日鄭蕉泉倣而行之

隨請媆帖

帖褚登善書汝南公主墓誌云公主隴西狄道人鄭夾漈通志金石略曰虞世南所書秋道人墓誌隨清媆漢司馬遷之妾也

諸詩體

一二言詩孔穎達曰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意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言金玉詩話謂起於高貴鄉公然漢郊祀歌之練時日太乙況天馬徠等章已創其體四言起於舜典喜起之歌五言斷以古詩十九首及蘇李贈荅為始十九首或稱枚乘所作六言任昉云始於谷永然劉勰云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又漢孔融所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盖即六言詩也七言金玉詩話云起於柏梁八言漢書東方朔傳有八言七言上

下篇九言聲律以泂酌篇爲九言而懷麓堂詩話又謂起於高貴鄉公十言十一言李白杜甫詩皆有之五七律排律創於初唐沈宋諸人然六朝已開其端五言絶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七言絶句中唐漸甚然梁簡文夜望單飛鴈一首已是七絶云三五七言起於李白秋風淸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日此時難爲情此其濫觴也長短詩如山有榛隰有苓一章眞絶調也至漢而益多如安世房中歌之類六句律詩李白送羽林陶將軍有六句律便成一首拗體七律杜少陵集最多如鄭

縣亭子澗之濱獨立縹緲之飛樓之類律詩不屬對
唐人律詩有第三四句有不屬對者如李白牛渚西
江夜崔灝黃鶴樓詩之類律詩兼用兩韻如東坡題
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踈秋風
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
千萬里投老得歸無之類迴文詩世皆以為始於蘇
蕙然劉勰謂道原為始道原不知何時人疊字詩如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等句連用六疊此為剏體聯句
自退之斬新開闢禁體始於歐陽公東國但製其體
而不識其源故悖考錄之

詩文以集名

集之名起於東漢然古所謂集乃後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稱爲集蓋集與輯同今人之自成其集非也所以先輩聚其所作變其編名或稱未定稿良以是也

今詩與古詩同

古今人詩有不謀而同者紫霞燕行時會寧嶺得一句曰天垂繚白縈青外秋入丹砂點漆中自以爲佳後閱放翁集有曰天垂繚白縈青外人在駭紅怨綠中此二句皆用柳州山水記語紫霞則取材於柳州

與杜陵有後人必曰剽竊而實不謀而同

海東繹史

史韓洌工鎮書所輯也東讀之見於中州史者鈔出者也卷二十乃外史也徐楓石授余一帙甚珍玩後見鑒修堂集此書竟入於中國

安平大君書

覃溪見安平大君絹本真蹟曰此能以松雪手腕運聖教序筆意者真確論也

宋窯瓷

星原舊有古井淘得宋窯酒杯柳貞碧得於石墨書

樓甚愛之時刻不離手携至瀋陽失手見破蒼研老人以詩嘲之曰蛾眉宛轉一聲嗟千古淒凉是馬坡竹棄於吾真不分救君不得奈君何罷破若余曾見之鐵絲補綴尤奇絕勝太真一襪也

灣館盛會

純祖壬申奏請王世子冊封正使及健齋李相公時秀副使金吏侍號行臺中紫霞綈七月拜表十二月回到灣上時沈斗室象奎以冬至上使李閣學光文書狀鄭經山元容問禮官同會館中申公記云聚散離合之際語多傷懷亦嫌陳腐而萍水歡會終不可

無迹以詠物體爲詩合漢叟曰燭景博曰枯東坡韻喜之枯以示之稚敎曰非癡眉姿池手諸公賦其韻成帖席有詩妓吟曰壯士腰間弓似月佳人手裡劍如霜

浿上樂府

紫霞集鄭知常句綠窓朱戶笙歌咽金黃元句長城一面溶溶水大野東頭點點山又集鄭司諫句雨歇長堤草色多及別淚年年添綠波又入甘紅露成篇曰終古笙歌咽綠窓書生何事怨蠻腔長城捲去青山疊大野飛來白鳥雙日日離情堤上草年年別淚

臉邊江詩膓到此無端豔澆盡甘紅露一缸此詩題扇頭贈浿上詩人金樾余遊浿江一妓女揺扇唱詞卽此詩也

論錦舲荷裳詩

養硏老人爲錦荷二子作詩引崑山吳修齡喬修論詩語取詩中須有人又引東坡論老杜語取詩外尚有事成句乃曰錦舲與荷裳樸學詩最嗜問我毋求益誠好頗勤聲錦舲靈慧性荷裳質厚況然日青藍馨未易論第次金針豈在多二言拈以示二子學詩最得其法爲霞門高弟

吳道子石刻

蔣秋吟詩自註云浙中有吳道子石刻畫竹十二幀擬朱紫霞寫十幀鐫刻西湖家墅俾後世知先生寫竹師吳道子匹儔也

尺牘

古之尺牘必蘊藉簡而東國尹白下集大成近吉金秋史諸老元抹金愈出愈新世謂筆與畫皆不及尺牘之奇也趙心庵善於短札俚語混用無斧鑿痕其辭節節疎雅非庸才可跂也

葉東卿書

自念年已半百毫無補於朝廷因卽大別山前老屋增拓數楹葺理先人遺書重加檢校春凉風觧綠遍方畦較雨量晴老懷已足今夏五月謬承敦迫出山來裝北來重踏軟紅袛自哂然大笑耳東卿有印刻曰八萬卷書樓五字葉志詵字東卿號笙林與朴坦齋交旣久余入燕逢於奇街翁鬚爲人頎然長身年已過七十其子名琛爲兩廣總督入洋船辛初與洋講和也洋人請布政司遊驅船入洋界勒爲之質葉不食死洋人悔之以歸裹屍著家丁歸之

松隱朴公天瑚圃隱鄭公夢周牧隱李公穡冶隱吉
公再成隱金公大潤桐隱李公在弘林隱李公錫周
晩隱洪公載是謂八隱圃隱詩云平生親舊曉星疎
老圃如今歎索居陶隱西遊若齋死今人無憶朴中
書中書郎松隱也

前生伉儷

舊聞崔杜機承旨成大與中青泉維翰爲前生伉儷
青泉是夫杜機是妻杜機詩集中醱漿歌悽婉可愛
即有感於斯而作也其塚在壽春南秋月秘書王之
塚亦在是土崔稿并在南氏家人指謂二詩塚崔之

孫琴有詩曰殘書數株還𣙗盡明年何以答春風極有大致

鐙池得印

朴雨蕉蒼壽鐙池得浮石印一顆朱文曰樂琴書而銷憂余得以玩之想是前朝物也

太極圖秋

姜綠春韻石齋筆談有石紋太極之說陳定九荔枝譜荔枝産泉郡者曰太極圖形圓而端半紅半綠如太極圖秋余見水紋成圖命曰水太極圖

壽春古蹟

曰瑞香院有梅月堂金時習遺蹟曰文殊院古碑僧坦然書重修院者真樂公乃高麗處士李資玄曰鐵柱杖懶翁惠勤物曰千年古樹在清平山真樂公所居也

松坡長老

長老東僧十四剃髮九十眉覆如雪不識人間書字昔楊大年見老兵負暄熙然曰快活問汝識字否曰不識大年曰如此更快活山僧老矣固不足道而近古趙公冀永平生不以文自居登科不拜館職不與文事位一品壽八十致仕見重於世以余所見快活

無如公也

施藏經碑

清平山古樹下廢池邊掘得一碑乃益齋李先生所撰施藏經碑也此碑與文殊院碑均為山中之文獻主僧松坡長老移置寺簷下以庇風雨石斷裂大小凡五段碑文曰為皇太子皇子祈福各取其誕辰飯僧閱經歲以為凡麗史云每於誕辰飯僧歲以為常第二行推誠亮節功臣重大匡金海君臣李比以下泐損按先生始封金海君後改封鷄林府院君按所謂僉議政承臣怡等即匡定公金怡也本集與圖經

皆作臣恰考之麗史更無以恰為名而官政承者此碑臣怡之為崔定無疑也又按崔定以僉議中賛辞於泰定四年五月則立碑時尚無恙而居位也崔定少時宿華藏寺夢王御殿唱一句云青雲紫氣知仙閣崔定賡云綠髮清談是貴人以是卜其貴顯

宋吉人羊毫

朴貞蕤齊家得來燕士所贈純羊毫宋吉人製者一床其筆尚在篋中始能用此筆者惟貞蕤而已一枝閒在碧蘆舫

覆瓿稿許蛟山筠文集亦名看竹集分四部卷端有任吏部珽姓名印此必任公之手錄秘本也李晉江序云朱太史曰其文紆餘婉亮弇洲晚境其詩暢達贍麗有華泉清致又曰此集雖置在七子間瑕不廁宗梁之列

斗室詩

拾紙得斗室詩跋語曰先蒙寵寄瑰章感情思之纏綣歎音調之鏗鏘輒強和切希斤正詩云千丈閑愁一寸詩令人心事古人知林亭獨卧聞蕉夜郡閣高吟寫竹時我道妙存無限意君看能作幾何悲擬

從酒茗消餘日亦厭徵鷗復乞㘽斗室

朴苴溪惜名

朴苴溪凡於公私行必窮尋名勝而獨無題詠曰逢名樓好板刻非文章則閣也許多詩中何能作驚人句乎朴公此言果過於辨明也公平生善琴而人不知善畫而人又不知趙心菴書公卒曰公有文名然著述外人不知云公之遺藁或見逸於家故中耶

朴苴溪罕笑

苴溪朴公平日不見人以笑人之見公笑者不翅得珙璧一日公退朝未卸衣笑而又笑家人怪問之公

曰俄於筵中有守令入侍而班首者寧越府使宋應
龍也叅識姓名時司謁例飭高聲宋令公眞箇高聲
叅之有若呼唱者然其在其下者擧皆從而和聲殿
工咲動左右莫不掩口吾於是亦不禁其笑而至於
斯而始笑矣公又於妓不接語其爲箕伯也一妓欲
見媚於公到營之日立於床頭公擧筯視魚煎高不
得動妓以釵鑷其左公便於挾取且頻視梨果而累
累難於咀嚼妓乃取一大梨斫而進之公始頻閱其
名箕城之妓納其名者只一人而已夫笑者發於猝
下之間色者出於常情之同然俱莫之能遏者也公

忍笑於一時刻之頃果學不得之事而至於女色乎生不置於心鄭經山問之公曰好色莫如我若而有負疾此心一發衝直臍肚所以與之相忘人之目我以遠色實不知我也

戢戢詩

戢戢金公善作弄詩工土北遷路行于世嘗作詩曰三月未祭軍職祿十年難得縣監名又曰八路歲儀皆北走四時享帖盡南來此詩流入于大內後公以兼春坊隨駕所騎馬有顚遍已於諸將臣竟不得奬廟洞燭之卽行在特除司僕正更於班次顧謂公曰

馬不狼狽乎其除遇肇自善於講對而余兒時見公乘天駟受人賀語如昨日也

滿月臺懷古

金碧千門錦繡叢麗王宮殿鬱嵯峨謀臣猛將終無賴貴戚妖僧遽作魔大抵用人東國最若論遺俗北元多一朝天命歸真主圃老孤忠可奈何此申紫霞詩也

猗蘭操異石甘露二帖同異考

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九字昌黎本有真蹟帖無)丁丑丘(三字真蹟帖有

昌黎本無)自衛反魯經(經一字真蹟帖有昌黎本無)隱谷之中(之中二字昌黎

忍笑於一時刻之頃果學不得之事而至於女色乎生不置於心鄭經山問之公曰好色莫如我者而有貞疾此心一發衝亘膀肚所以與之相忘人之目我以遠色實不知我也

戱戱詩

戱戱金公善作弄詩工土北還路行于世嘗作詩曰三月未祭軍職祿十年難得縣監名又曰八路歲儀皆北走四時享帖盡南來此詩流入于大內後公以兼春坊隨駕所騎馬有頓遍已於諸將臣竟不得槩廟洞燭之即行在特除司僕正更於班次顧謂公曰

馬不狼狽乎其除過肇自善於講對而余兒時見公乘天駟受人賀語如昨日也

滿月臺懷古

金碧千門錦繡窠麗王宮殿鬱嵯峨謀臣猛將終無賴貴戚妖僧遞作魔大抵用人東國最著論遺俗比元多一朝天命歸真主圃老孤忠可奈何此申紫霞詩也

猗蘭操異石甘露二帖同異考

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孔字昌黎本有真蹟帖無）丁丑丘（三字真蹟帖有昌黎本無）自衛反魯經（經一字真蹟帖有昌黎本無）隱谷之中（之中二字昌黎

忍笑於一時刻之頃果學不得之事而至於女色乎生不置於心鄭經山問之公曰好色莫如我者而有頁疾此心一發衝亘臍肚所以與之相忘人之目哉以遠色買不知我也

哉哉詩

哉哉金公善作弄詩工土北遷語行于世嘗作詩曰三月未祭軍職祿十年難得縣監名又曰八路歲儀皆北走四時享帖盡南來此詩流入于大內後公以兼春坊隨駕所騎馬有頃遍乞於諸將臣竟不得翼廟洞燭之即行在特除司僕正更於班次顧謂公曰

馬不狼狽乎其除遇肇自善於講對而余兒時見公乘天駟受人賀語如昨日也

滿月臺懷古

金碧千門錦繡窠麗王宮殿鬱嵯峨謀臣猛將終無賴貴戚妖僧逓作魔大抵用人東國最者論遺俗北元多一朝天命歸真主畫老孤忠可奈何 北申紫霞詩也

猗蘭操異石甘露二帖同異考

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 九字昌黎本有真蹟帖無 丁丑丘 三字真蹟帖有昌黎本無 自衛反魯經 經一字真蹟帖有昌黎本無 隱谷之中 之中二字昌黎

(本有真蹟帖無)見香蘭獨茂喟然而(而一字昌黎有真蹟帖無)歎曰(曰一字昌黎本有真蹟本無)夫蘭當(當一字昌黎本有真蹟本無)為王者香今乃獨茂(獨茂二字昌黎本有真蹟帖無)與衆草為(為一字昌黎本有真蹟帖無)伍遂止車(真蹟帖作遂止車昌黎本作乃止車)援琴而歌之(昌黎本作援歌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操曰(十三字昌黎本有真蹟帖則但曰作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昌黎本作無有定處)時人闇蔽(昌黎本作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死以出於昌黎猗蘭操詩注者參互同異以俟博雅

弟頓首再路樊居在丹徒行衙之西偷閒堂漾月佳

麗亭在其後臨運河之潤水東則月臺西乃西山致寶晉齋之西為致爽軒環居桐柳春杉百十本以藥植之令十年皆垂蔭一畝真一畝之居也四月末工望山樵人以異石告遂親之八十一穴大如椀小容指槩在淮山一品之上百夫運致寶晉桐杉之間五月望甘露滿石次林木焦萎莫不霑潔白如玉珠郡中圖去至今未止云欲上既不請亦不工也芾頓首再拜右馮銓狀雪堂刻本西山書院芾徒私居也上皇山樵人米集無山字以異石告米集作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泗淮山一品石加秀潤焉因題為米集作余因題為洞天一品米集作一

品石以麤其八十一數百夫（米集百夫上有令字）輦致寶晉齋後（米集後作又）七日甘露下其居梧桐柳垂春杉蕉菜花蕙草無不霑也（米集作梧桐柳竹春杉蕉菊無不霑也）自五月望至廿六日作此詩時（米集無作此詩時四字）猶未已（米集此下有因思已作此詩六字）

我思嵩麓抱黃閣飛泉元在半天落石鯨吐出流一里赤日露下陰紛薄我曾坐石浸足眠肘項抵水流背肩容時致我病欲死一夜轉筋著艾爇如今病渴擁爐坐安得縮却三十年重往石上浸足眠右真蹟

帖闕詩但有詩題耳從本集補錄以備考覽

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洪澹寧羲浩趙北海樞客鍾
丞趙雲石主事寅永同會曹來鶴水部宅是日卽諸
公去年過鴨江之日也紫霞亦來䜿飲酒賦詩竟日
而散時稱文虹照南麓

岳綠春蕙蘭圖

吳蘭雪嵩梁姬人岳綠春蕙蘭圖舊爲翁星原物今
歸貞碧館綠春有二小印白文曰岳氏筍姬朱文曰
蓮華博士

完璧帖

覃溪復初齋集有回江秋史得趙文敏墨迹云青衫

白髮老參軍旋糶黄粱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也
勝騎馬傍人門余最愛此詩頻頻書之以自適意耳
子昂凡四十四字半爲損壞不復成字余爲審擇存
廿五字題曰完璧帖而歸之因題其後曰完璧歸于
趙生花夢自江千秋吟買酒幾夕剔寒缸曲折圖彩
繡横斜攝就窗似開落雲工揉滕韻異癰前此姜鈞
庵尚書影攝趙墨一本即此帖也無余最愛以下十
四字存只三十字摹自聽松先生鑒藏本也庚午滐
霞得此本贈金秋史進士據此知趙文敏頻書此時
留在人間不止數本覃溪本比聽松本但多十四字

不知孰爲真迹也完壁帖存只廿五字則又不及聽松本之完矣此書之一歸江秋史一歸金秋史洎一段奇事也金秋史和紫霞曰紅葉樓中偈心心月印江来交誰繫馬綠酒自斟缸清聽松鳴塵留陰竹補窓天官徵玉尺共游鷗波艭註紅葉樓納翁居也竹窓用蘇齋移竹故實也

嵩綠草

復初集題天際烏雲帖詩每爲九首前五首即次帖中原韻後四首不知何所取韻也後閱張伯雨集知此四首之韻本出於虞道園再復初齋有嵩綠草也

余得覃書烏雲天際語青眼夢中人刻揭橘山意圖
薜荔亭亭扁徐竹石書移來水村內翰族叔居也

劉松年畫卷

曹氏世藏劉松年畫卷澤堂跋云觀蓮圖蓋取老杜
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命題者也壬午携之灣上
從西磵證定淸陰一號西磵卷中原有吳匏庵陸五
湖二詩繼以淸陰先生石下十六賢詩俱極一代之
選也

七佛偈

七佛偈山谷書薦其母夫人冥福也霞翁得之象山

村家楸梁上山谷又書石鏡溪三字在騰雲寺讀書臺寺在廬山中拓本藏蘇齋

二指大端硯

金秋史得小端硯於蘇齋傳矣漢家後竟歸勢𠃌燕市此品最高價

螺塡

髹漆器用蚌蛤殼鑲嵌象人物花草謂之螺塡方勺泊宅編謂本出倭國而藍行訛為羅殿而附會之誤矣又當作螺鈿我國皇太后皇后前進獻禮物即螺鈿小盒一具而余於使行見之不過是貝盒樸制也

以此作為年貢方物殆僞也

金鳳染指

俗以鳳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雜識鳳仙花紅者搗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直至退甲方漸失之回回婦人多喜此云今俗則不特回回婦人也

婦人拜

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耆周禮太祝九拜之一鄭註謂俯下手如今之撎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撎肅拜如撎正今俗婦人攏兩手向下之禮也惟婦人之拜

跪與不跪諸家之說紛紛洪容齋等謂古禮婦人之拜本不跪東國婦人之拜伸腰而拜兩手據地顙不至席此與古法脗合以其首飾甚多不得俯伏與介冑之士同也

禁髢製冠

正廟己亥有禁髢製冠之議上曰花冠之屬雖云簡便末世侈風轉相務勝名雖花冠而加以珠玉金貝之屬盛加造飾則其費之鉅反有過於髢髮之具此所謂以弊捄弊亦豈非可悶乎近俗如遵古則必以花冠用於婚禮禮家無珠貝之繁宜以冠制分等品

可矣

仕女倚倦圖

李爾獻奎鉉得中州人所寫仕女倚倦圖託余一觀衣制粧梳非賤娼可比所以謂之仕女也紫霞題五首七律於其上一曰玉容瘦損鏡慵開長夏生憎午景回人柳眠風拖未閤出絲弄日到青苔鶯聲不與聰明隔蝶意無端眼睫來惱得佯嗔嬌得寵十分才氣十分猿余入燕京見真想畫誦詩得格此語誠畫中景景中畫也

贈老妓詩

歸鹿趙相公顯命贈老妓詩曰功名文武前身事歌舞繁華一夢間大笑相看頭似雪空山斜日水流閑恰似潯陽江上琵琶詩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吾輩事亦如是

朝雲受詩

申使君淳以養研詩誇於其朝雲曰此詩當世無難一字千金朝雲欣然曰願得其五十八字詩賣諸市可辦屢萬金足了一生使君書中爲致其意索和甚勤老人不覺嗀瓯噴飯謂詩無敵也故戲引老杜白也詩無敵爲下句

秋香繡詞

朴雨蕉綠衣秋香北人也以毋老留兒而去翌年寄兒衣有繡囊詞一闋繡在囊面其詞曰綠漢緞朱黃絲寸寸回腸縷縷縈思添將燭下淚繡與斑衣兒眞絕唱也余遊關北其子齊吉尊毋而來無資逗遛甚悶之爲給行李齊吉十八武科雨蕉登科年也其嫡毋夫人見戴花而入大哭曰一如君子唱名日狀貌也余在咸州斗想是事厚恤之

元宮人墓

墓在松京葛馬二氏相向也石槨麗制用趙法書苑

王蜀時獲尾棺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之葬銘曰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後人多遺詩淒迷哀艷若絃歌以奏之芳䰟必飲泣而謝何有古人也

景蕙女史

景蕙女史善琴棋工詩畫郎故權西漁尚書常愼寵姬也自哭西漁流落人間復為一武弁所收然非其志也近有人誦傳其詩數篇皆自悼之作而壺閫貯月心俱白席上傳雲眼欲青一句最佳余少時遊聽流堂權宅壁上題景蕙詠燕子詩寒便辭人暖便歸笑他燕子計全非綠陰如此不留宿却傍人家門户

飛此後屢易其門果詩出於性情也景蕙本良家女其父教之以藝其畫余得兩幀用筆設彩非東人手法也

諸女史

金淵泉八十七以三女史消遣雲楚女史名芙蓉成都人瓊山女史名洛仙碧城人錦園校書名錦鶯蟾江人未久皆散錦園歸於金侍郎德喜詩文俱麗余見其作於侍郎在灣上時又見奈金文於都下非比女史作也余遊楊山見女史彩蘭善詩後爲圭齋南尚書燕子樓中物碧城蒲仙學竹於紫霞寧泉山時

余在三十年前與瓊同見於碧城蕭寫竹瓊題詩蕭復見於碧城瓊已歸北卬也涓城女史琅玕名竹香善畫竹爲李荳圃所歎其畫中原余竹溪垣題句藉此亦足以傳後

洪筱因札

古人别離文字多蔱涕淚語古人不欺今人而今人實欺古人今人膓肚麁塞無以感蔱情靈此又痛哭處人評之曰情真語奇又因病齒曰擁齒如吹笙真奇文也

天鹿圖

金蘭畦尚書子宗部字載園官內閣中書勇字近園舉人孫震字蓑伯一字長卿蓑伯畫天鹿圖不雕繪以水筆一揮成形而已余摸揭林下廬獨録歌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汚殺我晉歌為鹿字古通用出南齊書樂志

方言

我國於一切天文地理身體服用宮室草木鳥獸虫魚之名皆以方言呼之故臨文惝怳莫之歸一實有書自書言自言之歎如天字注河涅之類是也丁酉山學渕纂物名考其例如佛書之房融筆受免有掛

簽叩槃之病余入燕彼人見我國韻書下懸諺註以
東國音呼之我人則見華音之懸而不知韻書懸華
東両音無義也

明月去月之稱

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稱明月者左
傳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洩然則
次月亦可稱明月矣隅歲曰去歲北史蕭吉奏隋文
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雲起是前月亦可
稱去月矣東國之俗去月來月明日爲恒用文字而
明月罕用惟牛峯李氏家有避諱於來字用明月等

字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文昌雜録記宋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盖猶沿古制也六朝時又有忌月之説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荀納王洽等謂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則更當有忌時忌年盖為無禮南史張融傳融有孝議忌月三旬不聽音樂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俘不作樂方慶謂禮有忌日無忌月亦引荀納等忌時忌年之説以折之常公甫

傳舊制忌日之前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公甫亦引
禮無忌月之說以著其非東人無忌月之說有當忌
之月不聽樂不出門者又有素衣帯終其月者皆非
禮家所許也忌年追服亦如是

避諱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曰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
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今時
俗口語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檢東國尊稱皆用諱即
御諱之稱與古有異

生壙

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
唐書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為春
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
居主位皆為贊頌此生壙之始也唐書姚勖自作壽
藏於萬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剟土為牀
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盧照隣隱具茨山下預為墓
區偃卧其中李適營墓樹十松未病時嘗往寢石榻
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此皆在司空圖之
先朱夫子亦為壽藏東人倣之國初多有之生碣生
誄亦有之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椁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而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為二室耳畿內某縣得石椁內有三頭骨中大左右小必是三合葬同椁者也然則羅麗亦行同椁之禮堪輿家最忌兩穴或同椁而

用一室耶未可知也

改葬

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䟽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古人改葬盖出於不得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不備禮者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之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余見改葬者多有水火木虫猶為茶飯而

有柩重不可動者啓視之乃水磨卯石滿其中又去而視之枯骨貼在板底其理不可測矣是以人多惑之或有無故發塚者可勝歎哉

神道

神道自漢已然而光武立蘓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襄公神道碑銘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闕築神道蓋起於西漢也東國神道表謂之大逹之文或立於墓庭雖因地勢非也東皐李公碑在十里之外月沙李公碑亦在路傍禮也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炙轂子以爲始于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墓銘則其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顔延之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譔文叙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顔延之耳神道墓表只一人製之而誌文非獨一人製之雖三數人亦製余見古文集曰某作某作有之余何贅爲其

非一人之作可知也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卭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賈昊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冢而見又神僧傳寶誌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于冢內司馬溫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為其埋文誌張仲倩云謹次所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

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後者王荆公集中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魏公碑亦立旣葬之明年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郎然後卽化長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爲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譔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久病勅兄子可立一員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此古規而東人事力每患不數碑與誌不論早晚惟葬時納誌以石灰作幾尺刻某之墓而已

國初燔瓷如灰瓦鋪於壙上尤貴今人多行之

行狀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為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為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東人多婦人行狀亦有言行錄遺事等文字

欒石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樂石盖本嶧山碑文有刻之樂石之語而襲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嶧陽孤桐泗濵浮磬言泗水之濵有石可為磬始皇嶧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謂之樂石他處刻石文不云樂石也文士通用之於碑碣誤矣說見顔師古匡謬正俗大抵樂石非墓石也用於頌功德寺觀等處可乎以待具眼

李陵碑

史李陵降匈奴其說長余於右北平市肆見李陵碑圖題曰漢李陵墓碑又於演戲有李陵殉節狀此與

正史有異未可曰信蹟足可補或者之言意漢儒憐其心而成其圖以右太史之議也

董帖洛神賦足本

錦波大師舊藏本也周越跋云頭尾外得一十三行趙跋云先得九行復得四行則自前未有十三行定名也宣和書譜亦僅稱洛神賦不完本耳香光豈得臨足本乎抑以自意第錄其全文也余少時有人賣洛神圖九歌圖皆李龍眠作也九歌帖尚在余洛神圖未及收而被人先着去甚恨

古今書畫水火之厄同也江州蘊州書畫之蓄甲於天下丙丁之間洪秀泉亂大江以南成瓦礫之場蘊則火江則水二州之厄史牒所無而書畫之種滅矣萬里外人想像痛惜甚可笑而念虹月之晦天涯亦比隣也往年葉筌林以余隷一擔分庋江南諸人筌林蘊州人也多藏秦漢古蹟於八萬卷樓未免此日之禍奚暇論一粟之於滄海也

毛延壽

顧寧人日知錄書毛延壽事引西京雜記以證之據此則漢法畫工圖後宮以進君王按圖而召幸之圖

昭君非匈奴求美人之時也當時畫工有毛延壽劉白龔寬陳敞樊育陽望等人則奚但指毛延壽一人而且受賂得罪不獨昭君以也詩人謂受賂在匈奴求美人時失之太甚而顧氏畫剔西京逸史彰其圖形之誤已在匈奴之前二說并行

三好

南史蕭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汪蛟門有少壯三好圖小照余於此三者所不能者酒耳東坡三不如酒亦在其中余作酒史首引坡語而余之不如人者豈酒手已哉棊與琴亦學之不能也

畫讀書十三則

王文成壽畫讀書十三則命題布置另出機杼所謂士氣作家俱備者意其門人之筆而姓名則忘之此爲鎮川李氏萬卷樓插架中物不可再見也余今年六十髣想此畫倩手寫之而自壽焉其起居坐卧行住眠食拱立跪倚踞爲目即余所自溯而備述居家雜儀無一言虛設也後之鑒者尚知余暮年閒適之趣也

李陶庵竹枝詞

灣商金欽之奴能傳李陶庵竹枝詞全本江南舉人

姓康者讚歎詞理之工傷奴之不遇遂出秘藏董文敏山水以償之竹枝詞之誦傳天下可知也原圖倩姜夔五斫拂鉤染之

秋興唱酬卷

李希谷冢宰止淵海谷樞密紀淵趙石崖尚書萬永雲石尚書寅永羽堂侍郎秉鉉權夔齋方伯敦仁李石見明府復鉉皆當世鴻儒拈匝作秋興詩送平薪紫霞丙任慶亦韻事也

隸書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邽人程邈字元岑為縣吏以罪下雲陽

獄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為邈所作然封氏聞見記謂酈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有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

趙約易云云似隷書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邽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即秦隷書云云是許氏於隷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為邈作書體之變自古不一東國尤無考据之學以程邈知之惟尹五耘詳辨之

遠照老人隷書

孫澗如篆隷妙一世遠照尹仁泰曾在兩峯宅乘醉揮毫不知澗如之在座縱恣酣暢人有告以澗如者遠照大駭擲筆走謝澗如徐曰這様寫也自可一座

為之大噱余於笙林宅對案寫隸笙林之手不足使
遠照酣飲恨不見淵如之神也

翁覃溪蘇詩補注

東坡逸詩方綱按此詩先生墨蹟已見前卷常潤道
中寄陳述古詩補注内今查氏刻本據外集編入自
密州移徐州時作按先生自密移徐在濰州度歲是
熙寧九年丙辰之冬事在癸丑倅杭之後三年矣又
蔡帖内約綽新嬌一詩題云題壁詩帖後有公題云
錢塘有美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此詩蔡君謨真迹
也陳述古摹刻軾在定香橋野店中觀之又蔡帖内

天際烏雲含雨重一詩題云夢詩帖後有公題云此
蔡君謨夢中詩也真迹在濟明家筆力遒勁元祐五
年二月四日蘇軾題後方綱竊意墨迹既云又有人
和云云不知誰作此題乃云不知爲誰而作也和一
首則不特和詩之出自先生作無疑而濰州驛壁定
香橋店亦皆不必泥於其地矣余所藏先生墨迹後
無題署年月然其曰僕在錢塘則是初倅杭事而此
迹爲追憶書之是熙寧甲寅以後數年閒所書若以
濰州度歲論之則此墨迹或即係熙寧十年丁巳所
書耳墨迹後有虞道園詩並跋跋云柯敬仲多蓄魏

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閒甚忻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為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歟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虞集書

子午泉

紀文達昀舊宅今屬葉東卿有所謂子午泉泉味鹹一日十二時中惟子初午正二時清脉湧出甘冽異常過時爲則依舊鹹也玉壺李尚書肇源之使還也東卿諄託玉壺遍求東人題詠余癖於水飲僧伽泉

子正水最冷子則天一生水之理而子午相冲午亦如之又於東井水啜子正水一梡譴痁崇春川鳳儀山下有子午泉皆余所經歷也

來霞閣

紫霞補平薪鎭臨歸題額於諸處其正堂曰來霞閣效東坡來藊故事也命其子準刻之記得淮陽府引汲長孺卧治之義名之曰卧治軒今此來霞之稱有勝乎卧治之擬倣也

休谷題額

豊德休谷有余傍祖忠定公墓舍白下尹公書揭休

谷雨舍四字大如椀純正無雕飾深得米趙心畫余見尹公之書多而未有若此書之道逸可敬雲石趙公宅有大屛白緞臨趙文敏赤壁賦者巨觀也其家讌筵諸相公俱會金游觀躅余曰公其觀此屛游觀習知其爲寶而較諸四字額正畫不及也

嘉隆玉佩

柳惠風冷齋書種曰方寸玉一片羊脂色璜螭首一面刻山水平橋漁舟遠塔微微可辨一面刻詩云綵荻白石滿河洲湫湫平沙帶淺流紅樹青山無路入行春橋畔覓漁舟小印文曰子剛成川府民耕田拾

得獻于府使府使之子戀詩妓一枝紅與之佩後歸邑子某府使某以重價取之詩情畫意俱極縹緲刻法又神必是中國物但未知子剛之為何代人以待後查糚成都民墾荒塚間得此玉獻之官遂歸於一枝紅紅又情贈富民某甲後鄭府使取為寵姬之飾姬居燕子樓者且十年售玉以資衣食宕此玉又歸於侯門之絕艷玉自出土來凡三易主而三噪於世蓋尤物也有一嗜古者購求於艷艷竟刓敝不出手云子剛姓陸氏徐文長水仙花詩云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烟花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

子剛自注云陸子剛蘊人碾玉妙手也据此則子剛
爲文長同時之人而此玉爲明嘉隆間古物無疑也

眉叟玉鷺

許文正穆少時往其外祖林白湖家見一塊石在庭
中請持歸之林公曰此石我得之田間而不意甬之
見也遂破之中有一小玉白湖曰意謂其大及見小
矣使作玉鷺許公即其席手刻之傳爲至寶韓公致
應爲兵判借用之一日忽心動使之還本主曰古宗
神物不必久留是夕火其家舍什物書籍皆不能保
而玉鷺得全